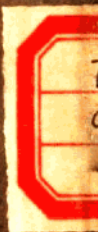


一個
世
真
的
金
佛



恐怖之夜

一雙脚剛剛踏進社會之門，就受到一個這麼大的打擊，我明白了社會的黑暗，怕！呵，虛偽，笑裏藏刀的虛偽，是多麼可怕呵！由於這次在衛陽五中附小的事，在地了解現社會是什麼東西，在現社會裏活動着的人們是怎樣的心理和手段。我尤其明舊勢力籠罩着的中國社會，女子——尤其是獨身的少女——是不能立足的！然而我心，我覺得這是給我一個好教訓，我應該更多受些苦，受些刺激，我不能逃避見的生活，我更不能消極，或者投降在舊勢力之下！去吧，地球是這麼麼地方沒有我的出路呢？

走！我決不讓任何人知道我底行蹤，我要一個人靜悄悄地開始像秋天的落葉，風吹到那裏，那裏就是我的歸宿。

但是愛珍怎麼辦呢？她不是每天來信要求我救她嗎？

嗎？為什麼我不救她呢？我應該同情她，幫助她，我要寫是是同情我們，了解我們的忠實朋友，我也應該告訴他我是

別。真的，此次離開長沙，不知要何時方能回到故鄉，也

大哥，我是決定不去找他！他是封建思想的繼承者，

嗎？牢獄式的生活，我已過得再不能忍受了，我還甘願把從

中去嗎？不！決不讓他或他的朋友知道，除了仁君和愛珍外，連希

是曼露呢？可憐的孩子，得到了我走的消息，將不知怎樣地悲傷呵

黃昏，我們三個人就來到船上了。

愛珍活像一個逃獄的囚犯，生怕家裏的人趕來，仁君也明知這回

危險性，但爲了安慰我們，老是說些有趣的故事給我們聽，使我們暫時忘記了。

「靜一點，聽，是不是檢查的來了？」

我聽到了外面有喧鬧的聲音，立刻要求仁君和愛珍停止談話，我的兩隻大眼睛，緊緊地貼在船艙的縫隙裏張望。房間裏立刻靜寂下來，愛珍連忙從上面的鋪位跳了下來，擠向我的身邊來窺視，仁君也有點慌張似的緊鎖着眉頭。

「不要怕，我們商量好了再說。」

他究竟是個老於世故的人，雖然心裏知道如果檢查的來，多少有點麻煩，但他的態度仍然很鎮靜。

「商量什麼？」愛珍低聲地問。

「商量一個對付檢查者的辦法。」

仁君燃上了一支香煙，我們坐下來開始談話了，他的聲音是那麼低細，不特別留心，便聽不清他說些什麼，在短短的十多分鐘內，我們把應準備說的話都想好了。

不知怎的，我忽然想起了四個月以前在這兒發生的那件事來，我害怕仁君和愛珍受我的連累，我思索了很久，然後毅然地對他們說：

「仁君先生，你還是早點回去吧，愛珍也不要同我走了，因為恐怕那些檢查的來，萬一……那是很不值得的。」

我咬緊牙根嚴重地說着，愛珍突然哭了起來。

「不要我同你去嗎？我立刻跳在湘江裏自殺！鳴姐，你好忍心，我不是早已告訴過你嗎？除了你救我跳出火坑之外，擺在我眼前的，只有一條死路，你難道肯忍心看着萬一家庭毀掉我這條弱小的生命嗎？姐姐，無論生……生也好，死……也好，總之我是要跟你同你一路去的。」

愛珍的淚流進了我的心窩，我刻過得說不出什麼，低下頭來默默地想着：究竟怎麼呢？

「不要哭，茶房聽到了會來打門的。」

仁君用恐嚇的語氣命令愛珍。

「當然，」我想再繼續說幾句解釋的話，「我是爲了救你，才通知你和我逃走，你看，除了仁君先生知道外，誰都不曉得我這回的行蹤，這雖然一半是爲了自己要去上海找出路，但同時也是爲了你，才這樣走得匆忙，我現在真有說不出的千千萬萬的痛苦壓在心頭，假若我發生意外，你們怎麼辦呢？萬一我能勉強渡過這一難關，而你的家裏尋到船上來，我當然是重要犯，仁君先生也有從犯的嫌疑，那時，事情就弄糟了！即使退一步說，前面兩個都不成問題，我的哥哥從甚麼地方得到了我逃走的消息，他也會跑來船上拉我回家，那豈不是一樣的糟糕麼？」

愛珍還在嗚咽地哭着，仁君也有點覺得難過起來，但他始終裝做很鎮靜的樣子，像大哥安慰小妹妹似的說着：

「腦子裏不要想得太複雜了，平靜一點，實際上絕對沒有你想的那麼嚴重，也許今夜就這樣平安地過去了，明早汽笛一聲，你們就踏上光明之路，脫離苦海，得到自由了。」

「砰！砰！砰！」忽然起了一陣緊急的打門聲。

「那一個？」

我用長沙腔問，三個人相顧失色。

「檢查。」外面的聲音。

門開了，走進來兩個背着槍上有刺刀的兵丁和一個長官，還有十多個兵，以及水手，搭客都擠在門外看熱鬧。僅僅只能容兩個鋪位的房間裏，頓時擠得水洩不通，仁君略略地向外邊移動一下，却被一個麻臉的兵叫住：

「不要動，你難道想逃走嗎？」

「我爲甚麼要逃走？」

「你動甚麼？」

「你管我動甚麼！」

仁君氣得幾乎要動拳頭了，幸而那位軍官還知趣，他罵了士兵一聲：「鬧甚麼？好好地檢查。」才免了這場武劇。

「你叫甚麼名字？那裏人？」

在箱子，被窩，小提籃……一切都檢查完畢之後，那位高個子，比麻子和氣一點的兵還樣問我。

「我叫薛英芝，長沙人。」

「她呢？」

「她是我的妹妹。」

「妹妹？」高個子將愛珍從頭到腳詳細地打量了一番，似乎表示不相信的樣子：「她怎麼比你高？」

「那不是笑話，天下有多少兒子比父親高的！」

我的回答引得外面的人都笑了。

「既是姊妹，為什麼半點也不像？」

那軍官故意與我為難起來。

「俗語說：『小崽（兒子）卜相』，人，又不是用木頭做成的，自然是各人一副面孔。」

「好刁滑，你敢這麼胆大麼？」

麻子怒氣沖沖地擰上前來，仁君見勢不佳，忙偷偷地在我的手上碰了一下，暗示我當心危險，立刻我的臉色便變得很难和悅了。

「她們和你是甚麼關係？」

那個高個子兵又在轉問仁君了。

「她們是我的表妹，家裏住在漢口濟生三馬路，這回來長沙看家母，住了兩星期，所以今天送她們上船回去。」

雖然仁君的腦海裏充滿了憤恨，受了他們的侮辱也只好忍受，比方「她們和你是什麼關係」一句，問得許君有此理也沒有了，他的語氣來得那麼兇惡，好像疑心仁君不是正經人似的，然而「秀才遇着兵，有理說不清，」是千古的慣例，何況爲了我們有特殊的情形，當然更不敢和他做對了。

「你在那裏做事？」

「鹽務局。」

說着，仁君把徽章給他們看，麻子走攏去斜視了一下，噙着嘴悄悄地走了。其餘的那個也跟了出去，軍官留在最後，臨走時留下了這麼討厭的一句：

「同兩個這麼年輕的表妹在屋子裏，不應該闖門，懂得麼？」

「混蛋！」

當他向愛珍瞞着迷眼時，我幾乎罵出聲來，仁君更氣得滿臉通紅，但是不敢發洩，一直到我們是兩個逃亡者時，自然而然地屈伏下來了。

「過了一關了！」愛珍完全像個孩子，她這時居然快活得跳起來。

「輕一點，他們還沒有走。」

仁君連忙搖手。

「真的，這是比鬼門關還難過的一關，居然也平安地過去了，阿彌陀佛。」

我也笑了一笑，這笑，的確是由心坎中發出來的真笑，得到了解脫的愉快底笑。

「還有兩關。」

愛珍悲苦的臉色又沉下來了。

「我那一關是不緊要的，只有你，要到船開了。才能算是脫離了虎口。」

我說話時的語氣，好像有點故意刺激愛珍似的，這使她生氣了。

「我也並不害怕，正如你方才說的，充其量不過是一個『死』而已，但『死』又有什麼可怕呢？」

「好，這就是你們的精神，偉大的女性底力的表現，只要抱着這種大無畏的，勇敢的犧牲精神和惡勢力去奮鬥，沒有不成功的！希望你們不要因受了挫折而灰心，應當再接再厲！」

仁君這幾句話，正像一篇激昂慷慨的演說詞，我倆默默地聽着，雖然沒有表示，但他的話已深深地刺上了我們的心弦，印進了我們的腦海。

「仁君先生，謝謝你勞苦了一夜，現在快十點了，將是戒嚴的時候，請你早點回去休息吧。」

我要求仁君立刻走，但他似乎不放心我倆在船上過夜似的，「我還再坐一會吧，我擔心還有什麼人來找你們的麻煩。」他從圓窗裏望外面，又望望我們。

「不要緊，戒嚴了，他們不會來追了的，仁君先生你還是早點回去吧。」

我除了用懇求的語氣請他走外，什麼感激的話都說不出。錶的長針只差三分就到十點了，仁君在無可奈何中告別了我們。

「祝你們一路平安，到漢口立刻來信。」

仁君走了出去，又回轉頭來說了這兩句。

「當然，不過明天的報紙，你也得特別注意一下。」

三個人同時苦笑了一聲。

夜，沒有星光的黑暗之夜。

已經十二點了，岸上寂靜得沒有半點兒聲音，因為戒嚴的原故，連寶水談，銀鈴，油巴巴的小販也不見一個，整個的長沙城，被籠罩在漆黑的夜色之下；一縷星光似的電燈，也

顯出昏黃的顏色。雖是夏天，但是更深夜靜的淒涼景色，正像深秋一般。洞庭丸上的水手們，搭客們，通通都入夢了，醒着的，只有十三號房艙間的我和愛珍，還有外面統艙裏一個正在咳嗽的老太婆，和一個剛哭了幾聲的孩子。

風吹着水打在船頭上，發出洞洞洞的響聲。

熱氣已經完全退了，從江裏吹上來的晚風帶着清涼的意味，我翻了身，伸出頭來，望着睡在上層鋪上的愛珍說：

「珍，你又醒了嗎？好好地睡一下吧。」

「我……我……我不能睡。我，我……我害怕家裏趕來。」

「怎麼？你又在哭嗎？告訴你，哭是沒有用的，既下了決心逃走，就不要害怕，家庭給與你的壓迫與苦痛，難道你還留戀嗎？」

「不，絲毫不留戀，我是怕他們趕來又將我捉回去了，你要知道如果被他們拉回去，非強迫我結婚不可的，那時，我一生就完了！」

「何必這樣害怕？我想他們一定以為你是到你的姑母家去了，所以沒來找你，如果知道你上了船，早就趕來了，怎麼還能等到現在？」

「不，也許他們以為我搭火車走了，因為我是今天下午三點多鐘就離開了家裏的，他們

一定乘夜快車趕到漢口去了。」

「如果真是這樣，那我們上碼頭時又危險了！」

我們真像一葉孤舟，黑夜裏駛在渺茫無際的大海裏，過了一個風浪，又是一個風浪，看不見燈光，辨不出東西南北，多麼危險呵！這時愛珍的心像刀割一般地痛，她是一個剛滿十六歲的小姑娘，自幼嬌養在祖母的懷抱裏，十三歲才開始送入衡翠女校去學習美術。她很聰明，不到一年已經學會水彩畫了，第二年改習西洋畫，成績很好，每個教員都誇獎她的天才，而她自己在一班同學的愛慕裏過着安琪兒似的愉快生活，不知道人生有痛苦，有憂愁。從她的眼裏看去，整個的宇宙是個燦爛的春天，一幅美麗的圖畫，宇宙間每個人都是春天裏的快樂之神，她歌頌人生，歌頌愛，歌頌美，她覺得愛與美是生命的要素，離開了愛，簡直不能生存，缺少了美，正好像沒有靈魂的骷髏。她說「愛」與「美」是她生命的維繫者。在十五歲剛滿的那年，學校裏請來了一位年約廿二歲的美術教員，他是近代美男子的典型，有強健的身軀，美麗的容顏，卓絕的藝術天才。性情溫柔得像古代的關女一般，而勇敢的精神，却又像沙場的戰士。

就在他來到學校的那天，愛珍便愛上他了。但那位先生是個有進步思想的青年，僅僅只教了半年，便往別處參加實際工作去了，而愛珍呢？從此成了一個單戀病患者，弱小的心靈關

始嘗到苦痛的滋味。她咀咒人生，她說人生是苦惱的！快樂，幸福，這些都是騙人的名詞；人，根本就是苦，但是奇怪，為什麼偏偏要在苦痛中掙扎呢？為什麼不乾脆地一個個死了呢？從她愛的柯走了底那一天起，她不但想毀滅自己，而且想毀滅整個的宇宙。

這是多麼稀奇而令人注目的新聞呵，一個十五歲的小姑娘投河自盡！當捕魚的救出她來送到警察所再轉送到她的家裏時，愛珍已是奄奄一息了。

她的全家除了父親一個人知道她自殺的原因而外，誰也不明白她究竟是受了什麼刺激而下死的決心。

「不要問她為什麼要投河，且待她精神恢復了再說吧。」

父親這樣地囑咐他的妻和母親，心裏苦痛到說不出的地步。他是教育界的名人，自己又創辦了一個中學和小學。現在女兒弄出這樣的事來，給社會的人做爲茶餘飯後的談笑，批評，簡直羞辱得無地自容。他下決心要在這年的冬天，將愛珍嫁給十三年前就許配給他的許玄宗。

許是一個花花公子，他父親是江縣有名的縉紳，有錢有勢，提起他的名字，誰都知道的。生長在那樣環境裏的玄宗，自然是揮金如土；他的性情，暴躁如虎，粗黃的皮膚，矮小的身段，除了吃喝嫖賭以外什麼都不懂，這自然沒有資格得到歌頌「美」和「愛」的愛珍。

漸漸地她的精神恢復原狀了，出乎一切人意料之外，她經過這一回刺激之後，人生觀突然改變了：她私極地追求「生」，她痛恨自己為什麼這樣懦弱？竟幹出那麼愚蠢，而給自己永遠留下了恥辱的事來。

「自殺，為什麼我要自殺？這是我生命史上的莫大污點，要洗掉牠，除非積極地活下去，而且要努力地幹去，要以鮮紅的血來洗刷我的污點，我要像我愛的柯一般獻身給社會！呵，不錯，他一定因為我不是他的同志，所以他只含糊地告訴我一聲『因事要離開此地』就走了，如果我現在有和他一樣的思想，我不是也可以去嗎？而且無論什麼時候，無論在什麼地方，我總可以見到他的。總之，他是在都市或者在鄉村，為創造未來光明的社會而努力着，我要找他，我要獻身給社會！」

自從愛珍有了新的覺悟以後，閃在她腦海裏的又是另一種人生，這是同以前的需要美，需要愛不同的，從前的美和愛只是一個人的，幻想的，自私的，而現在她的目標看得無遠。她了解柯所做的事，也了解同學江、汪她們的思想，她要加入那個革命集團，共同創造新的社會——全宇宙的人都相愛，都有美的，幸福的，自由的愉快的生活享受底社會。她決心了！就在那年的冬天，她實現了自己的志願，開始新的生活，新的人生了！

家裏也就在這時宣佈了她的死刑，決定了第二年的暑假為她解決那件終身大事，所以第

立刻舉行婚禮的原因，祇是嫁奩還沒有準備完全，愛珍自盡的事，當然瞞着許家，不讓他們知道。

愛珍明白目前家庭給與她的是「軟禁」的方法，雖然一方面因了自己的個性很強，所以父親勉強答應她每天去學校上幾小時的功課，但另一方面却在用索子緊緊地縛住她，無論如何，也逃不出這被監視的圈子。

這次，能够跟着我逃走，是她下了最大的決心，而且也是生與死的最後決鬥。我慫恿她逃走，而又是一路，當然，她的家庭會恨我入骨的，但我能眼看着一個人掉在火坑裏不援救嗎？

我真感激仁君，他雖然是我的間接朋友，却因了思想相同，就大家親愛得像至好的骨肉一般，那種患難相關的同情與援助，除了在重視友情的環境裏能找到外，在醜惡的現社會裏絕不會發現的。

「唉！媽呀！我不回去，我寧可死……我怕，我怕回去呀……」

愛珍哭哭啼啼的夢囈，驚醒了我，連忙爬起來用力掩住她的鼻子大聲叫醒她。

「我，我害怕，姐姐，你看看窗外，是不是我母親起來了？」

突然她一骨碌地坐了起來，一面用手擦眼淚，一面戰戰兢兢地指着窗口哀求我去探視。

「沒有，什麼都沒有，大家都睡了，你不要吵醒他們，靜靜地躺下吧！」

話雖如此說，但我剛才向窗口望時，好像看見有一個黑東西在搭橋上走着，我非常害怕，猛然一陣風吹來，我輕輕地打了一個寒噤。

——也許是我的哥哥趕來，也許是她家裏的人；這恐怖，這懷疑，只能藏在我的心裏，表面上是不能露出半點來的。

靜悄悄地我開了房門出來，生怕被剛躺下的愛珍覺察到了，又縮回去走近她的身邊仔細聽聽。還好，她已經睡着了，眼角和兩頰上還掛着未乾的淚痕。臉，呈着慘白色，像死屍似的令人害怕。

「喂！幹什麼？」

一聲粗魯的叫喊聲，駭得我連忙向後面倒退。原來我只顧向靠碼頭的船邊走去，不留心一隻腳踏着了睡在房門口的茶房的頭。

「去毛房。」

我輕輕地回答。

「碰你的鬼，去毛房走這邊來，又不是大水淹死了你的爺向上尊。人家的頭給你踏破了，知道嗎？」

茶房惡狠狠的罵聲，驚醒了好幾個搭客。

「對不起，我沒有看到，請你原諒。」

「這麼大一個人都看不到，眼睛瞎了嗎？」

要是平時茶房這種兇惡的態度，會燃燒起我的怒火，但今夜不知怎的，我變得特別馴良，半點也不敢反抗，我輕輕地走過了統艙，靠着欄杆呆望。

夜是靜的，除了江濤滾滾的聲音外，只有風的呼號，以及由統艙裏傳來的鼾聲，和自我的心跳聲。

半輪淒冷的明月，斜掛在天的西邊，稀疏的星星閃出螢火似的微光，大地漸漸沉下去了，陰森森地黑暗得異常可怕。風，一陣緊一陣地迎着我瘦弱的身子吹來，要不了，也許被牠吹倒在江中了。

——要是我哥哥起來的話，我是跳水還是逃走？跳水，犧牲太大了，逃走，不可能的！不但警察會幫忙他，就是船上的任何一個人也會拉住我的。唉！倒不如跳下水來得痛快，但是如果因水急而淹死了時，那豈不犧牲得太沒有代價了嗎？

我所以這樣恐怖，是因為剛才在窗洞裏看見的那個黑影似乎躲到船頭上去了，我斷定那黑影一定是來抓自己的魔鬼。